

陳振孫的學術思想

喬衍琯

(作者爲本校中文系專任講師)

一、緒言

陳振孫在宋史裡沒有他的傳，宋元間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主要就是徵引宋人歐陽修等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和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可是却不曾介紹他的生平。書錄解題到明朝初年，好像已經少有完全的本子了。因爲楊士奇等所修的文淵閣書目類書類祇有「書錄解題一部七冊，闕。」不過永樂大典裡却鈔存了這部書。清末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和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都載書錄解題有明萬曆間武林陳氏刻本。振孫便是浙江人，祖貫永嘉而籍隸吳興，都去杭州不遠，好像是他的同鄉甚或後裔所刻的。事實上明末到清代都沒有人看到這本子，不知道邵、莫兩氏何所依據。明萬曆間張萱等修內閣藏書目錄，連殘本也不存了。不過常熟毛氏還有半部，清范鎧吳興藏書錄引鄭元慶湖錄：

「聞之竹垞先生云：書錄解題一十六卷常熟毛氏有半部，亟訪之，乃託言轉於玉峯，惜哉！予竊從通考鈔之，不分卷，亦裒然二冊矣。大約馬氏收錄殆盡，或未必有所芟棄也。」

後來盧文弨、吳騫等還得到過一些殘本，又不足半部了。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三：

「內卷十二至卷十四、卷十九至二十二，先君子（吳騫）曾得藏鈔殘本，手校於上。」

我們今天看到的書錄解題，是清乾隆時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的本子，分二十二卷，後來印在武英殿聚珍本叢書裡，

又經過多次翻刻和重印。總目提要說：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卷，宋陳振孫撰。振孫字伯玉，號直齋，安吉人。屬縣宋詩紀事稱其端平化爲浙西提舉，改知嘉興府。考周密癸辛雜識莆田陽氏子婦一條，稱陳伯玉振孫時以倅攝郡；又陳周士一條稱周士直齋侍郎振孫之長子，則振孫始仕州郡，終官侍郎，不止浙江提舉。鶻蓋考之未詳也。癸辛雜識又稱：近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錄夾漈鄭

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多卷。且仿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云云。則振孫此書在宋末已爲世所重矣。其例以歷代典籍分爲五十三類，各詳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題其得失，故曰解題。雖不標經史子集之目，而核其所列：經之類凡十，史之類凡十六，子之類凡二十，集之類凡七，實仍不外乎四部之說也。馬端臨經籍考，惟據此書及讀書志成編。然讀書志今有刻本，而此書久佚，僅永樂大典尙載其完帙。惟當時編輯潦草，譌脫宏多；又卷帙割裂，全失其舊。謹詳加校訂，定爲二十二卷。……」

所述振孫的生平很簡略，而所引的癸辛雜識，是根據稗海本，誤以齊東野語當做癸辛雜識的前半。文淵閣本和聚珍本的書前提要連生平也沒有，僅有「宋吳興」陳振孫撰三個字而已。

後來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據癸辛雜識補了曾任國子司業一事。錢泰吉曝書雜記卷中，逐錄解題裡涉及振孫生平的十數條，而未加連貫。直到范鎰輯吳興藏書錄，有一篇陳振孫傳，是從鄭元慶殘本湖錄裡鈔出的，首尾稍爲完具，陸心源宋史翼卷十九，曾爲振孫立傳，並無異聞。陳壽祺作宋目錄學家晁公武陳振孫傳，也不能甚詳。陳樂素有直齋書錄解題作者陳振孫（註一），搜集了很多資料，考證也很精確。可是對前人已採用的資料，多從省略，而所據的書錄解題，僅是聚珍版叢書本，對盧、吳等各家的校本，經義考、文獻通考等所引的佚文和異文，未能注意到。如果求全責備，仍不能算完善的傳記。至於馬氏引據解題，而分類意見與直齋時有異同。「直齋目錄與板本之論，尙多散見於諸條之中。」固然未暇論述，就是陳氏關於經史詩文的見解，所述也很簡略。

清王梓材等宋元學案補遺，把振孫補入晁景迂學案，祇引了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劉隱君墓誌銘中，論陳氏尙書的十個字。又節引解題卷二尙書類孔安國尙書條：「考之儒林傳，……然則馬鄭，」百餘字，注了「以下闕」，連末句都不完足。筆者曾對直齋書錄解題，做了一番校補的工作，用翻刻的聚珍本做底本，參考了下列各種資料：

一、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所引的，補脫文二十一條，聚珍本已有而經籍考有溢文的，就更多了。至於異文衍羨互乙的地方，更不勝枚舉。

二、清朱彝尊經義考所引的，補脫文兩條，聚珍本已有而可補脫文最多且有用的，當數卷十二卜筮類易林條，這條聚珍本

所引永樂大典，刪改了不少，其中涉及陳氏的生平，校書的情形。最後所署的淳祐辛丑五月，比文中嘉熙庚子，要晚上一年。

所以陳樂素根據聚珍本說：「解題所記歲月，以卷十二易林條之嘉熙庚子爲最晚。」可以改寫了。

三、近人張心澂偽書通考所引的，卷九道家類關尹子條，比聚珍本多了一百多字，末了也署年月。我很相信解題原本各條題有年月的一定不少，至少比現在所能看到的要多得多，而通考和永樂大典引用時，多從刪節了（註二）。偽書通考可以引來校補的地方就不多了。經義考在清康熙年間編成的，而且朱氏有舊鈔殘本，並不同於後出的聚珍本還有可說。至於張心澂所引用的，應是聚珍本或其重刻本，而這一條後半段的溢文，從何而來？或是書錄解題在聚珍本外，另有較爲通行的本子？

四、傅增湘傳錄盧文弨的校語，載圖書季刊新三卷，民國三十年六月、十二月，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增二十四條，部分見於通考。

五、四庫全書珍本別集影印文淵閣本，這個本子和聚珍本出入很小，祇有字的寫法不同，或是文字偶然有點出入，而文義多是一樣的。

筆者用了上述的五種資料彙校，文淵閣本實在不能算是一種資料，不過總算校過了，也好讓利用書錄解題的人知道，這兩個本子可說是一樣的。

友人王民信先生曾提示筆者；世界書局影印的永樂大典殘本，也許會有輯本失收，或是可以校補的地方。我曾經翻了平聲的部分，雖然在「詩」字各卷，有不少地方是引用書錄解題的，不過都是從文獻通考轉引的，沒有可用來輯佚或校勘的資料。再查可能和直齋書錄解題有關的字，都沒有發現有引單行本的地方，也就沒有再從頭到尾逐頁去找。據孝感昌瑞卿先生說：大典引解題，恐是集中一處。按：大典引水經注便是如此。因爲大典的部頭太大了，當時又急於早日成書，便有把一種書全部編到一個字下的情形。不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

「此書久佚，僅永樂大典載其完帙，惟當時編輯潦草，譏脫宏多，又卷帙割裂，全失其舊。」

試分別加以討論：既說「載其完帙」，便和其他輯自大典的佚書，是從很多地方鈔輯，再加以編排，是不相同的。因爲在修四庫時，大典已有些散佚，而且大典對所引用的書，並不都是全鈔的，所以我能肯定的說「載其完帙」，當是像水經注一樣，是

把全書鈔在一處的。

至於說「譌脫宏多」，類書鈔引資料，常常如此，能引到和原書完全一樣，而沒有譌脫的地方，可說是轉成例外了。四庫館臣怎麼知道是譌脫宏多呢？這是他們又用文獻通考去校補大典所引的，有些條是全據通考補的，有的補解題，或是解題的一部分。另外還引用宋史列傳、藝文志，以及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等，所以說是「詳加校訂」。當然和後人吳騫、陳鱣等相比，校訂得仍不算是怎麼詳備，不過就官修的書看來，已算難能可貴了。

要想研討問題，最重要的是所依據的材料是否完整，是否是第一手的。如今要想研討有關陳振孫的問題，他的著作，如易解、書解、吳興人物志等，恐早已失傳。所傳的直齋書錄解題，也無從看到原本。不過筆者所依據的，可說是目前最為接近原本的資料，是清代以來研討陳振孫的人士所未能見到的。

再就是白居易的年譜雖僅有一卷，不到兩萬字，可是大家都不注意，認為也失傳了。這部年譜訂正了舊譜的一些闕失，在譜中曾提到。而清初汪立名所撰的新譜，和陳譜是小異而大同，汪譜所能補正陳譜的地方不多，而且多是些無關緊要的當時有關事項，和白氏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年譜創於宋代，到清代編得既多，而且通常能後出轉精。可是汪譜並未能好過陳譜，換句話說，陳振孫以宋人編年譜，而水準則達到清人所編的，實是難能可貴，應特為表出。

材料雖多了不少，可是和陳振孫生平有關，而為前人所未能注意到的還不多，所以對於這一部分，祇是綜述前人的成說，而把個人新得的一些資料，酌為補入。

至於陳振孫的學術思想，宋元學案補遺僅提到尚書部分，也太簡略。陳樂素寫的方面較廣，然而也還不够詳盡，而且最重要的關於分類、目錄、板本各方面，正是陳振孫所最拿手的，却都存而不論。則正是筆者要詳加發揮的。筆者近年曾陸續寫了若干關於直齋書錄解題的文字：

一、直齋書錄解題序 載廣文書局書目續編所收直齋書錄解題卷端，又收在該局書目續編敍錄裡。民國五十七年二月。

二、直齋書錄解題札記 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四卷第三期。民國五十九年九月。

三、陳振孫對圖書分類的見解 載同前刊物新五卷第三、四期合訂。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

四、書錄解題之板刻資料 載同前刊物新七卷第一、二期。民國六十三年三月、九月。

五、書錄解題的辨偽資料 載同前刊物新十卷第二期。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

除了第一篇序文是綜述書錄解題的傳本，並略論其價值之外，其他四篇，都是立一個題目來搜輯書錄解題裡面有關的資料。如今寫的陳振孫的學術思想也是如此。而已發表的幾篇，寫第二篇，發現到前面所寫的還有些遺漏和錯誤，深悔當初沒有好好讀解題和認真的寫。不過寫到第三篇，再看第一、二篇，仍不免如此。寫到第五篇再看第四篇時，可資補正的地方雖然還有，已經比前三篇要少得多了。所以使筆者有信心再寫這一篇，寫時自問盡了心力，謬誤也定然難免，還有賴方家不吝教正。

二一、陳振孫的生平

陳振孫，原名瑗，避宋理宗諱改名，字伯玉，號直齋。祖貫永嘉，籍隸吉安州，就是現在的浙江省吳興縣。

宋永嘉四年（一二一）做溧水教授，三年去官歸鄉里，後起補紹興。曾經掌鄭學、宰南城。在通判興化軍時，審理楊氏告他的兒子和媳婦不孝的案子，當時人都佩服他能得到立法的本意，在維護倫常的立場去判決。他又做過軍器監簿、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端平二年（一二三五）以朝散大夫知台州，兼代浙東提舉。嘉熙元年（一二三七）知嘉興府，兩年後做浙東提舉，在任內仰體前代皇帝愛護民衆的德意，行藥萬戶，又停廢酷庫，這兩件事都很受地方上人的擁戴。再調任國子司業。最後以某部侍郎、通奉大夫、寶章閣待制致仕。死了以後贈光祿大夫。享壽在七十歲以上。（註三）

他所到的地方，能有機會便儘量傳錄圖書，所以他的藏書，在當時是最的多的。周密齊東野語說：

「至若吾鄉故家，近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五卷。且仿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近亦散失。」

周密所述當時一些著名的藏書家，甚至包括內府的收藏，沒有一處能達到五萬卷的，足見直齋收藏之富了。根據書錄解題裡所記載的，振孫所到的地方，都不放棄可以傳錄圖書的機會。就在莆田來說，有些書便是從鄭寅、劉氏、李氏和未記名氏處傳錄的。

他也隨處遊覽古蹟名勝，如蔡襄和范成大的故居（註四），端平三年到會稽任所時，一心想遊天台山，因大雪沒去成，很感遺憾（註五）。他很留意各地泉水的品質，能分別高下，認為水活而清潔是最好的。（註六）

振孫「早號醇儒，得淵源於伊洛；晚稱名徒，欲輩行爲乾淳。」（註七）所以他在解題裡，對忠孝節義之士，極力加以表揚。而對於「異端」，如墨家的學說，道、佛兩教和佛家的學說，以至陸象山一派的學說，都不遺餘力地加以排斥。

那時金人的政權雖已亡了，可是對南宋的臣民來說，還有遺恨，所以凡是提到金人的地方，都用「虜」字。而四庫館臣輯鈔的時候，多改成「敵」字或「金國」等字樣。舊鈔本和文獻通考所引的，還保留了原文。金人雖去，韃靼又接着爲患，宋人的疆土日減，所以振孫憂國憂時的意念，常常從解題裡流露出來。他很懷念北宋的承平時代，每當看到那一時期的書物，都不禁感慨系之。所以他搜訪整理圖書，不祇是在增加收藏量，而是要多識前言往行，瞭解前代儒者的所做所爲，給自己做一榜樣。他寫書錄解題，也不僅是要考證這些典籍的著者、內容、傳本，而是要寫出他爲人處事的態度和他的學術思想。

三、陳振孫的學術

通常藏書家對各類圖書，都是兼收並蓄的，所以說得上於書無所不讀。振孫也是如此。甚至他所排斥，認爲應該屏棄的著述，也都收藏。如卷十一小說家類洞冥記條：

「凡若是者，藏書之家，備名數而已，無之不足爲損，有之不足爲益。」

又夷堅志條：

「稗官小說，昔人固有爲之者矣。游戲筆端，資助談柄，猶賢乎已，可也。未有卷帙如此其多者，不亦謬用其心也哉。且天壤間反常反物之事，惟其罕也，於以謂之怪；苟其多至於不勝載，則不得爲異矣。」

卷十二陰陽家類萬歷會同、五星三命指南兩條，都說是「書坊售利之具」，然也著錄於解題。

至於振孫在學術上，可以說以經學爲主，也好文史。卷四正史類史記條說：

「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藝之後，有四人焉：摭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憑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

頌而爲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當然他對目錄板本之學，更是出色當行。下文分別加以論述。

甲、經 學

子、易 學

振孫的父親是研究易學的，解題卷十八李迎濟溪老人遺藁條說：

「集中有送先君子赴戊子秋試詩，首句『籍甚人言易已東。』蓋先君治易故也。」

周密志雅堂雜鈔卷一說振孫曾著有易解和繫辭錄，後代各家書目未見著錄，不過從解題卷一易類各條，還可以看出他對易學的見解來：

對於魏王弼能掃除象占，暢以義理，頗加稱許，却也不甚以爲然。至於以老莊玄理去說易，那是雜以異端之學，就痛加抨擊。解題卷一易類王弼周易注條說：

「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學，至弼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於是後世宗之，餘家盡廢。然王弼好老氏，魏晉談玄，自弼輩倡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去三存一，於道闕矣。況其所謂辭者，又雜以異端之說乎！」

解題卷九王弼老子注條：

「晁說之以道曰：弼本深於老子，而易則未也。其於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子無資於易，其有餘不足之迹可見矣。」

卷一朱震漢上易傳條：

「其學專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老莊，尊尚文辭爲非是。」

對於後人變亂經文原來的次序，如費氏、王弼等，他也很反對。宋晁說之古周易條：

「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費氏始。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逐爻，則費氏初變古制時，猶若今乾坤二卦，各存舊本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奈何後之儒者，尤而效之：杜預分左傳於經；

宋衷、范望散太玄測贊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遷固敍傳、揚雄敍篇云爾。」

因爲變亂經文，便會使得易學流於穿鑿傳會，而致經旨破碎。吳仁傑古周易條：

「案漢世傳易者：施、孟、梁邱、京、費。費最晚出，不得立於學官，其學亡章句，惟以象、象、文言等解上下經。自劉向校中古文易經，諸家或脫无咎、悔、亡，惟費氏與古文同，東京名儒馬、鄭皆傳之。其後諸家皆廢，而費學獨行，以至於今。其合彖、象、文言於經，蓋自康成、輔嗣以來，展轉相傳，學者遂不識古文本經。甚至今世考官命題，或連彖象爻辭爲一。對大義者，志得而已，往往穿鑿傳會，而經旨破碎極矣。凡此諸家，（筆者按：解題著錄古易，計有王洙、呂大防、晁說之、呂祖謙和吳仁傑等五家。）所錄雖頗有同異，大較經自爲經，傳自爲傳。而於傳之中，彖象文言亦各不相混，稍復古人之舊，均有補於學者，宜並存之。」

至於唐衛嵩元包「用意僻怪，文意險澀，不可深曉。」劉牧之學「大抵求異先儒，穿鑿破碎，」就更不足論了。

振孫在學術上雖很推崇程子，可是對程氏一流在易學上「專治文義，不論象數。」也有些微詞。胡瑗周易口義條：

「王炎嘗問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云爾。然雜物撰德具於中爻，互體未可廢也。南軒之說雖如此，要之程氏專治文義，不論象數。三家者文義皆坦明，象數殆於掃除略盡，非特互體也。」

晁公武昭德易詁訓傳條：

「其議論精博，不主一家，然亦略於象數。」

至於在某一方面能有些長處的，也每加以表出：如王炎易筆記「於象數頗有發明。」趙汝談南塘易說「專辨十翼非夫子所作，其說亦多自得之見。」凌公弼易解義「善解文義，頗有發明。」

治易學的，應該對於辭變象占；無所偏廢，所以他很推崇項安世輩的精博。項氏周易玩辭條：

「其自序以爲讀程易三十年，此書無一字與之合，合則無用乎此書矣。世之君子以易傳之理觀吾書，則本末條貫，無一本不本於程氏者。以易傳之文觀吾書，則恐有西河疑女之誚。大抵程氏一於言理，盡略象數，而此書未嘗偏廢。程氏於小象頗

欠發明，而此書爻象尤尤貫通，蓋頗考諸家，斷以已意，精而博矣。」

李綱梁谿易傳條：

「其書於辭變象占，無不該貫，可謂博矣。」

丑、尚書學

振孫有書解、書傳等，也都不傳。解題載其今古文之辨於卷二書類，漢孔安國尚書注條：

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弟弟相承，然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豈惟兩漢，魏晉猶然。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孔注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耶？然終有可疑者，余嘗辨之。（節錄）

又趙汝談南塘書說條：

「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是決也。然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掊擊鉅排，則似過甚。」

又黃士毅集朱熹晦庵書說條：

「嘗疑孔安國傳恐是假書，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決非兩漢文章，至謂與孔叢子、文中子相似，則豈以其書出於東晉之世故耶？非有絕識獨見，不能及此。至言今文多艱澁，古文多平易。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誠有不可曉者。」

尚書的時代久遠，考證所能做到的很有限，要在能從古喻今，鑒往知來。卷二程大昌禹貢論條：

「以爲舊傳失實，皆辨證之。宇宙廣遠矣，上下數千載，幅員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見，而欲決於一心，定於一說，烏保其皆無牴牾，要爲卓然不詭隨傳注者也。」

又蘇軾東坡書傳條：

「一言昭王南征不服，穆王初無憤恥之意，哀痛惻怛之語。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與平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偉矣！」

寅、春秋學

很不贊成杜預專修左傳，而贊許孫明復的尊經，然失之於刻。卷三春秋類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條：

「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後世以爲左氏忠臣者也。其弊或棄經而信傳。於傳則忠矣，如經何？」

又孫明復春秋尊王發微條：

「不惑傳注，不爲曲說，眞切簡易，明於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爲多，石介而下皆師事之。歐陽文忠爲墓志。穎川常秩識之曰：明復爲春秋如商鞅之法。謂其失於刻也。」

附錄：讖緯學

所論讖緯之學，很簡明扼要。卷三讖緯類乾坤鑿度傳：

「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與莽、述同志。於是侯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康成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言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能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傳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寢微矣。……姑存之以備凡目云爾，……要皆不足深考。」

附錄：小學

振孫對文字、音韻、訓詁也很留意，在解題裡往往表現出來，而論古韻尤精。如卷十四雜藝類蔡邕法書撮要條：

「其名嵒而字山父。嵒者，物之初生，從山不從山也。偏旁之未審，何取其爲法書。余於小學家黜書法於雜藝，有以也。」

卷十三醫書類難經條：

「難當作去聲讀。」

卷二十二歌詩類欵乃集條：

「欵音暖，乃如字，余嘗辨之甚詳。」

卷三小學類吳棫韵補條：

「以愚考之：古今世殊，南北俗異，語言音聲，誠有不得盡合者。古之爲詩學者，多以諷誦，不專在竹帛。竹帛所傳，不過文字，而聲音不可得而傳也。又漢以前未有反切之學，許氏說文、鄭氏箋注，但曰讀若某而已，於後世四聲七音，又豈能盡合哉？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然後聲病之學詳焉。韵書肇於陸法言，于是有音同韵異，……斷乎不可以相雜……。如燔字必欲作汾沿反……之類，則贅矣。」

卷十八別集類下詒癡符條：

「詒之義街鬻也。市人鬻物於市，誇號之曰詒（原注：去聲。）此三字本出顏氏家訓，以譏無才思而流布醜拙者。以名其集，示謙也。」

乙、史 學

子、傳 記

振孫有史抄，或說有百卷，今已不傳。史部的著作，書錄解題之外，今傳的還有白居易年譜一卷，見卷十六別集類上白氏長慶集條：

集七十一卷、年譜一卷、又新譜一卷。年譜李璜德劭所作，余嘗病其疎略牴牾，且號爲年譜而不擊年，乃別爲新譜，刊附集首。

又白集年譜條：

「知忠州漢嘉何友諒以居易舊治，旣刊其文集，又作年譜刊之集首。始余爲譜既成，妹夫王林叔永守忠，錄寄之，則忠已有此譜，視余譜詳略互見，亦各有發明。其辨李崖州三絕非樂天作；及載晁子止之語，謂與楊虞卿爲姻家，與牛僧孺爲師生，而不陷牛李黨中，與余暗合，因並存之，詳新譜末章。」

這部年譜，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寫本，四部備要本白香山詩集，也附有這一年譜，可是近代講陳振孫的，都沒有提到過。譜後有跋：

「白公文集行於世者，皆有年譜並行，以考其平生之出處，歲月之後先。吳門所刊白氏長慶集，首載李璜德劭所爲譜。參政樓公稱之，以屬諫議李公訪求而刻焉。紹定庚寅余始得其本而觀之，旣曰譜矣，而不擊年，其疏略牴牾，有不可枚舉者，攻媿號博洽，不知何獨取此。家居無事，因取新舊史、實錄等書，及諸家傳記所載參稽互考，別爲此譜。自其始生之年，以及考終之歲，次第審定，粗得詳確。猶限孤學謾聞，未必能逃目睫之滅，不敢傳之他人，惟以自備觀覽而已。孟夏十有二日譜成，直齋陳振孫伯玉父。」

傳記方面，卷十六別集類上有「元真子漁歌碑傳集錄」一卷，解題說：

「元真子漁歌，世上傳誦其西塞山前一章而已。嘗得其一時倡和諸賢之辭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所賦，通爲若干章。因以顏魯公碑述、唐書本傳，以至今世用其詞入樂府者集爲一編，以備吳興故事。」

卷九道家類唐張志和元真子外篇條也說「志和事迹，詳見余所集碑傳。」當就是前書了。

其實書錄解題所述撰人和相關者，多能詳其籍貫、官職，又或略述其生平，並加以評論，實在就是一篇小傳。友人王民信先生，精研史學，對宋遼金元史用力尤勤，曾說直齋書錄解題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所記的人物，不下三千人，其中有些人是在史傳中罕見的。經義考於宋人，每引解題史子集各部中所述生平，足見其價值了。

丑、氏族學

振孫有吳興氏族志，也沒有傳本。解題卷八姓源韻譜條說：

「古者賜姓別之，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也；後世賜姓合之，漢高帝命婁敬、項伯爲劉氏是也。惟其別之也則離析，故古者論姓氏推其本；惟其合之也則亂，故後世論姓氏識其本。自五胡亂華，百宗蕩析，夷夏之裔，與夫冠冕輿臺之子孫，混爲一區，不可遽知。此周齊以來，譜牒之學，所以貴於世也歟。」

白居易年譜卷首：

「元和姓纂載風俗通，以白乙爲嬴姓，蓋亦以其爲秦人意之耳。姓纂復汎舉秦白起、楚白勝、周白圭、漢白生等數人，而皆不能言其出自。大抵世祀綿邈，譜牒散亡，惟當用春秋見、聞、傳聞之義，斷自近始。若必遠推古昔，傳會本支，則固

不能無牴牾矣。」

從這些文字，還可以看出他對氏族、譜牒之學的見解來。

寅、地理學

振孫很精於考據，略舉一例，如卷八地理類水經注條：

「經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前漢狄縣，安帝更名；又云河水過湖，則前漢湖陵縣，章帝更名；又云汾水過河東郡永安，則前漢彘縣，順帝更名。故順帝以後纂序也。詳水經所作，殊爲詭誕，全無憑據。案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統。順帝時所撰，都不詳悉，其餘可知，景純注解，又甚疎略，亦爲迂怪。以其僻書，人多不覩，謂其審正之未精也。」

卯、金石學

解題考訂各書的篇卷、真僞、撰人生平等，多很精審，詳見下文。所以他對穿鑿附會的說法，深爲反對。如卷八目錄類趙

明誠金石錄條：

「其所藏二千卷，蓋倣歐陽集古，而數則倍之。本朝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父、呂與叔、黃長睿多矣。大抵好附會古人名字，如丁字卽以爲祖丁，學字卽以爲伍學，方鼎卽以爲子產，仲吉匜卽以爲偃姞之類。邃古以來，人生也夥矣。而僅見於簡冊者幾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僅存於今世者幾何？迺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實焉，余竊嘗笑之。惟其附會之過，併於其詳治者皆不足取信矣。惟此書跋尾獨不然，好古之通人也。」

辰、總論

振孫認爲史學，重在鑑往知來，知人論事。於東坡書傳條論周代盛衰，已見前經部書類所引。卷六職官類唐六典條：

「善乎范太史祖禹之言曰：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更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本朝裕陵好觀六典，元豐官制盡用之。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機事往往留滯，上意頗以爲悔云。」

卷十七別集類中呂文靖公試卷條：

「國初場屋事體文法簡寬，士習純茂。得人之盛，後世反不能及。文盛則實衰，世變蓋可觀矣。」

解題品題人物的文字很多，本篇上下文所引的已經不少，這裡再酌引幾條：卷十七別集類中樂全先生集條：

「張方平撰。識略過人，知蘇洵父子於布衣，惡王安石於考試進士之日，皆人所不能及也。壽至八十五薨於元祐中，於當時最爲耆德，然頗爲司馬溫公所不喜。」

卷十八別集類下龍川集條：

「陳亮撰。少入太學，嘗三上孝廟書，召詣政事堂。癸丑進士第一，未祿而卒。所上書論本朝治體本末源流，一時諸賢，未之及也。亮才甚高而學駁，其與朱晦翁往返書，所謂金銀銅鐵混爲一器者，可見矣。葉適未遇時，亮獨先識之，後爲集序及跋皆含讖誚，識者以爲議。」

卷十六別集類上：

「晉陸雲撰。遜抗之後而有機雲，可謂代不乏人矣。然皆不免其身，才者身之累也。況居亂世乎？機好遊權門，抑又有以取之耶？」

他對當時修史制度，很不滿意。卷四起居注類高宗、孝宗實錄條：

「中興以來兩朝五十餘載事迹，置院既久，不以時成，涉筆之臣，乍遷忽徙，不可殫紀。及有詔趣進，則匆遽鈔錄，甚者一委吏手。卷帙限多而紀載無法，疎略抵牾，不復可據。故二錄比之前世，最爲缺典，觀者爲之太息。」

他認爲兩唐書的體例和文字，都有可議。卷四正史類新唐書條：

「舊書成於五代文氣卑陋之時，紀次無法，詳略失中，論贊多用儻語，固不足傳世。而新書不出一乎，亦未得爲全善。本紀用春秋例，削去詔令，雖太略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殆類虬戶銑谿體，識者病之。溫公通鑑多據舊史，而唐庚子西直謂新唐書敢亂道而不好。雖過甚而亦不爲亡謂也。劉元城亦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缺失處云。」

新五代史把列傳處理得很得體，然偶失斷限，因嘆修史之難。卷四正史類新五代史條說：

「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尤足爲世訓。然不爲韓鏗眼立傳，識者有以見作史之難。案韓通之死

，太祖猶未踐極也，其當在周臣傳明矣。惟王皞唐餘雜史以入忠義傳云。」

丙、目錄學

書錄解題是解題書目，當時，漢劉向別錄等都已不傳，崇文總目是僅有一卷本的簡目。卷八目錄類有解題的書目，計有：

李淑邯鄲書目十卷

董道廣川藏書志二十六卷

鄭樵羣書會記二十六卷、夾漈書目一卷、圖書志一卷

晁公武晁氏讀書志二十卷

陳揆等中興館閣書目三十卷

張攀等館閣續書目三十卷

王古法寶標目十卷

鄭寅鄭氏書目七卷

共八部。這些書目，除了郡齋讀書志有傳本，館閣書目有輯本外，其他都不傳。李、董、鄭寅三目在解題中偶然引到或提到，還可以輯出一鱗半爪。解題書錄佛家書不多，他又不喜佛學。對鄭樵常有微詞，所以這兩家書目，不會在解題中徵引。

他雖勤於徵引書目，可是並不鈔襲。拿晁陳兩目來說，都為元馬端臨時的文獻通考經籍考的主要資料，常常並加引用，足見得彼此小同（這是無可避免的）而大異。甚至有時先引陳志，再引晁志；或是晁志雖有而不引，僅引陳志。書錄解題中明說引用晁志的，僅有十三條，而且多是加以補充或訂正的。（引李淑等書目也是如此。）可見陳志是創多於述的。

近人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分析劉向撰寫敍錄的義例，計有八條，余嘉錫目錄學發微更據後世解題書目，加以補充：

一、著錄書名與篇目。

二、敍述讎校之原委。

三、介紹著者之生平與思想。

四、說明書之含義、著書之原委、及書之性質。

五、辨別書之真偽。

六、評論思想或史事之是非。

七、敘述學術源流。

八、判定書之價值。

九、小序。

十、序跋和題識。

十一、板本。

陳氏的書錄解題，可說是都具備了，這裡不具論。而專就他徵引各種書目的情形，做一分析。因為這是別錄等所未備（那時還沒有書目可引），而晁志對書目的徵引，又遠不如陳志多。

陳志所引的書目，除了上文所述之外。常引歷代史志，如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引唐志逾百條，然未分新舊唐書，僅有幾條是標明唐藝文志、新唐書志。還有僅標藝文志的，當都是新唐書藝文志。引館閣書目也近百條，另有中興書目約四十條，標明中興館閣書目的僅有九條，應都是一書。另館閣續書目一條、續書目兩條。續書目時代較近不應祇三見，可能館閣書各條中，也有是續編裡面的。引國史志的七條，又有三朝史志三條、三朝國史兩條、三朝志兩條、三朝藝文志一條、兩朝史志一條。書名不一，而三朝、兩朝也未能分別。這些地方，陳氏每不分清，令人不知究指何書。還有僅稱「志」的，由解題推度，當是唐志；又有「前志」，然上無所承。不能不說是一點缺失。卷三譏緯類乾坤鑿度條引元祐田氏書目，郡齋讀書志卷九書目類載此目六卷，田偉藏，子鎬撰。或陳氏也有而解題未收，或係據他書轉引，陳氏的收藏，容有不見於解題的。

振孫所徵引的各家書目，試加分析，有下列各種情形：

一、說明學術流變。目錄學的功用重在辨章學術，如前人書目能說得清楚，而又可以採信的，自不妨逕行引用。卷二詩類

毛詩正義條引晁氏讀書志云：

「自晉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精英；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顧達義疏，始混南北以爲一。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其形名度數，亦已詳矣。自此以後，郊社宗廟，冠昏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

二、考書的真偽，時代和流傳的情形。卷一易類子夏易傳條：

「案隋唐志有卜商傳二卷，殘缺。陸德明、李鼎祚亦時稱引。考漢初無此書，有孫坦者，爲周易析蘊，言此漢杜子夏也，未知何據？使其果然，何爲不見於漢志，其爲依託明矣。隋唐時止二卷，已殘缺，今安得有十卷。」

三、補充相關資料。如卷三春秋類春秋皇綱論條：

「王哲撰。館閣書目有通義十卷，未見。」

卷四正史類後漢書條：

「案唐藝文志，爲後漢書者有謝承、……袁山松七家。……至蔚宗乃刪改衆書，爲一家之作。」

四、備做參考。卷一易類易解義條：

「題凌公弼撰，未詳何人。館閣書目有集解六卷，稱朝奉大夫凌唐佐撰，亦不著本末，豈即其人耶？」隨齊批注證實振孫所推測是對的，並加補充：

「徵猷閣待制新安凌唐佐字公弼，建炎初知應天府。」

卷三春秋類春秋二十國表條：

「按館閣書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彥齡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國，仍總計蠻夷戎狄之事。又按董氏藏書志：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又有附庸諸國別爲表，凡征伐朝覲會同皆書。今此表止記卽後及卒，皆非二家書也。」

五、考訂異同。如卷一易類周易正義條：

「序云十四卷，館閣書目亦云，今本止十三卷。」

四庫館臣在輯本再加按語說：

「舊唐書經籍志作十六卷、唐書藝文志作十四卷。」

六、補充舊志未備。如卷一易類周易析蘊條：

「孫坦撰。坦不知何人，國史志及中興書目皆不著。」

卷十九詩集類上，于武陵集、周濟集、陳光集、劉咸集條：

「以上皆唐人，于武陵大中進士，餘莫詳出處，濟集藝文志不載。」

這種情形當是想從志書中找撰者出處，找不出來，加以說明。無形中便具有補志的功效了。由此也可以知道陳氏對每一書，至少是很多書，都參考了各種書目，祇是所查的結果和收藏的書相同，或是小有出入而無關大旨，略而不記罷了。

七、訂正各家書目的錯誤。如卷一易類傳家易說條：

「冲晦處士郭雍頤正撰。……案頤正本朝廷所賜先生號，而館閣書目以爲字頤正，恐誤。」

卷四正史類漢書條：

「案班昭傳云：八表並天文志未竟而〔固〕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今中興書目以爲章帝時，非也。固坐竇憲死永元初，不在章帝時。」

卷十一小說類紀聞譚條：

「蜀潘遠撰。館閣書目按李淑作潘遺，今考邯鄲書目亦作潘遠，其曰遺者，本誤也。」

振孫不但勤於徵引書目，而在態度上，真可說是細入毫芒了。這樣不但充實了解題的內容，增加了書目的功效，補正了所徵引的書目的缺失。最重要的是指示了一種撰寫解題書目的好方法，讀書爲學的謹嚴態度。

後來清人朱彝尊的經義考，便逐條標明所依據的書目，各家書目著錄有不同的，也分別注明，雖然偶有未注出處的，那是因爲朱氏生前並未能把全書寫完，再細加覆核。周中孚的鄭堂讀書記，每一書都說明在幾種重要的書目裡著錄的情形，書名、卷數、著者、分類有不同的，都用小字注出。清末姚振宗的快閣師石山房叢書所收的幾種史志，每一條下都把所採用的書目著

錄原文，不論異同，全行鈔出，更是一目瞭然，祇是稍嫌累贅。近年重印古書，有的將該書見於簡明書目或題解書目的文字，全行錄出，附於卷末。這些地方，未必都是取法書錄解題的，至少可以說是振孫勤於徵引書目精神的發揮。很值得撰寫解題書目時參考的。

子、板本學

我國歷史悠久，幅員廣闊。一部書每經過一次傳鈔或刊印，總不免有些有心的改易，或是無意中造成一些脫誤。如果一部書經人重新編過，內容往往更有重大的改變。所以在漢代劉向等校讎羣書，先要搜集很多不同的本子，把重複的部分，互相校正，此有彼無，此無彼有的部分，互相補充，才寫成定本。可是各種本子的特點怎樣，在敍錄中交待得不够清楚。當然一樁事情在開始的時候，是不容易做到太完善的。

魏晉南北朝和唐代所編的一些解題書目，都不傳了，我們無從知道他們對板本著錄的情形，宋代大量刻書，編書目的人，漸漸知道注重版本。近人葉德輝的書林清話，認為是從尤袤遂初堂書目和岳珂的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卷一古今藏書家記板本條說：

「自鏤板興，於是兼言板本，其例創於尤袤遂初堂書目。目中所錄：有成都石經本、秘閣本、舊監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舊杭本、嚴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麗本。此類書以正經、正史為多，大約皆州公使庫本也。」

所記的僅是刊書的地方。岳氏的沿革例載監本、唐石刻本到蜀注疏本，共計二十三本。其中如紹興初監本、興國于氏、建安余仁仲本，能記明時代和刊書的人，仍不足以和書錄解題相比。而葉德輝說：「晁志、陳錄，無所謂異本、重本」。是和事實不符的。筆者曾就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和趙希弁的附志中的板刻資料，在郡齋讀書志序中（注八），一一列舉。且趙氏附志，在體例上是凡已見於晁志的，他雖有這部書也不收。如果收了，一定是「異本」。至於書錄解題，記載板刻的，筆者在「書錄解題的板刻資料」一文裡，便搜集了二十二條，還有些遺漏的地方，如果把彙刻的叢書，像各地的圖經、百家詞等加以分析的話，當有四五百種光景，在量上便很是可觀。

至於陳氏著錄板本的體例，很是詳明，不是尤、岳、晁、趙各家所能比得上的。分別說明如下：

一、詳記刊書的時地人，所據的底本，是否完善。如卷九儒家類荀子條：

「淳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爲完善。」

卷十二釋氏類金剛經條：

「南唐保大五年壽春所刻，乾道中劉岑李高再刻於建昌軍，不分三十二分，相傳以爲最善。」

二、說明板本的淵源、系統。如卷十七別集類中東坡別集條：

「坡之曾孫嶠刊家集於建安，大略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集，兼載志林、雜說之類，亦雜以潁濱及小坡之文，且間有訛偽勸入者。有張某爲吉州，取建安本所遺盡刊之而不加考訂。中載應詔策論，蓋建安本亦無應詔集。」

三、說明各本的異同。如卷十七后山集條：

「蜀本但有詩文合二十卷。案魏衍作集序云：離詩爲六卷、類文爲十四卷，今蜀本正如此。又言受其所遺甲乙丙稿詩曰五七，文曰千百，今四明本如此。此本劉考讐刊於臨川，云未見魏全本，仍其舊十四卷爲正集。」

卷三春秋類春秋繁露條：

「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篇卷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八篇，考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爲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四、雖未曾收藏的書，也附其板刻，以備參考。如卷八地理類蘇州圖經條：

「景德四年詔以四方郡縣所上圖經，刊修校訂爲一千五百六十六卷，以大中祥符四年頒下。今皆散亡，館中僅存九十八卷，余家所有，惟蘇、越、黃三州耳。」

由此可以知道當時所刊圖經，多到三、四百種。而南北宋間圖書散失的情形，是很驚人的。

五、記舊本和今本的差異，雖不能恢復舊觀，也多少保存點原來面目。如卷八地理類高麗圖經條：

「物圖其形，事爲之說。今所刊不復有圖矣。」

板本學是從目錄學分出去而成的一門學術，書錄解題所記板本，已盡了條別源流、剖析異同的能事。元明以降，刻書更加盛行，然各家書目記板本，還少有能像書錄解題這樣詳明而對讀者有用的。即使是清錢曾的讀書敏求記、彭元瑞的天祿琳琅書目、黃丕烈的堯圃藏書題識，也都不可能和書錄解題相比。祇是很籠統的說是宋刊本、元刊本。有時加上元號，然而明清兩代，一個皇帝祇用一個元號，如嘉靖、萬曆、康熙、乾隆，都是四十多年以至六十年。像史記一書，明嘉靖四年至十三年，文獻可考的，就刻了四次：有四年金臺汪諒、四至六年震澤王延喆、八至九年南京國子監、十三年秦藩等四種刻本。如不加分別，就無法知道究竟是那一種本子。這種情形，一直要到國立中央圖書館的中文圖書編目規則，才訂出一套完整而周密的記錄板本的條例，並且用來編成善本書目，若干圖書館也予以採用。而陳振孫在七百多年前，所記板本資料的詳明實用，早已很值得我們注意了。

丑、圖書分類學

宋鄭樵校讎略說：「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然而各門學術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並沒有很明顯的界限。所以鄭樵又說：「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又如文史與詩話，亦能相濫。」清章學誠校讎通義再加以補充說：「若就書之易淆者言之：經部易家，與子部之五行、陰陽家相出入；樂家與集部之樂府、子部之藝術相出入；小學家之書法，與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職官，與故事相出入；譜牒與傳記相出入。故事與集部之詔誥奏議相出入；集部之詞曲，與史部之小說相出入；子部之儒家，與經部之經解相出入；唐志著錄，雜以歲用。還是要從歸於一類想辦法。書錄解題還存有八篇小序，都是論類例的。如卷十農家類：

「農家者流，本於農稷之官，勤耕桑以足衣食。神農之言，許行學之。漢世野老之書，不傳於後。而唐志著錄，雜以歲

時、月令及相牛馬諸書，是猶薄有關於農者。至於錢譜、相貝、鷹鵠之屬，於農何與焉？今既各從其類，而花果栽植之事，猶以農圃一體，附見於此。其實則浮末之病本者也。」

又卷十四音樂類：

「劉歆、班固以禮樂著之六藝略，要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三禮至今行於世，猶是先秦舊傳。而所謂樂六家者，影響不復存矣。竇公之大司樂章，旣已見於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已錄於小戴。則古樂已不復有書。而前志相承，乃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類，與聖經並行，不亦悖乎？晚得鄭子敬氏書目獨不然。其爲說曰：儀注編年，各自爲類，不得附於禮春秋。則後之樂書，固不得列於六藝。今從之，而著於子錄雜藝之前。」

陳氏能把近似而易於混淆的各類之間，劃分清楚，且說明理由。

再實際上用幾部書的分類情形，做一說明。卷三經解類經典釋文條。

「案前世藝文志列於經解類，中興書目始入之小學，非也。」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兩條，則說：「二書却當在小學類，以其專爲經設，故亦附見於此。」羣經音辨條說：「題曰羣經，亦不當在小學類。」卷三小學類小序說：

「自劉歆以小學入六藝略，後世因之。以爲文字訓詁，有關於經藝故也。至唐志所載書品、書斷之類，亦廁其中，則麗矣。蓋其所論書法之工拙，正與射御同科，今併削之，而列於雜藝，不入經錄。」

同是講文字、讀音、訓釋的書。其中講經義的，收入經解；祇論六書，音切的，則入小學；至於不論是否合於六書，而祇論書寫技巧的，入雜藝，層次分明，自然就不會混淆了。

解題把清江三孔集：「孔文仲、武仲、平仲撰。」河南程氏文集：「二程共爲一集。」豫章集宛邱集后山集淮南集濟北集濟南集：「號蘇門六君子集。」三書都分到卷十七別集類，而不入總集。這和後代的分類法不一樣。因爲別集是個別的詩文集，兩人以上的便是總集了。我想振孫是基於下述這一觀點而這樣分的。

從楚辭、文選、玉台新詠、古文苑等以下的總集，都是選錄多人的詩文，分體編成的。宋代刊書時出現了把幾個人的詩文

集合編在一起，而不是拆開重編，這祇是別集的叢刻，和文選等總集不同，所以仍算是別集。郡齋讀書志、宋史藝文志都沒有收這三種書，文獻通考仍依照解題編到別集。後代這種叢刻的別集多了，而且把不同時代的人的詩文集編在一起，像明人編的詩紀、漢魏文朝百三家等，就不能再入別集，而要入總集。連帶把這三部書也編爲總集了。

書錄解題的分類，也有可議的地方。明焦竑國史經籍志祇批評了晁氏讀書志和馬端臨經籍考分類不妥的地方，而沒有提到書錄解題，這也許是當時流行不廣的緣故。可是經籍考的分類，多是沿用書錄解題的。焦氏說經籍考：「考古圖、博古圖、宣和博古圖入禮非，改小學。」書錄解題把這幾部書分入目錄類，比馬、焦兩氏的分類法都要好。因爲這些書雖是收錄了些禮器，可是所重並不在禮上。而雖也記錄銘文，然也兼及形製，也不能算是小學，還是算做金石目錄要好些。

焦氏又說經籍考「丁未錄、思陵大事記、阜陵大事記、建炎繫年要記四種入編年非，改起居注。」書錄解題便是入編年，起居注所收僅限歷朝實錄。丁未錄等雖也記君主事跡，所以仍入編年。

清張宗泰魯巖所學集有跋五篇，除訂正解題考訂的缺失外，也有涉及分類的。如「張華博物志，自合編入小說，乃雜家、小說並收，解題一語不異，則失之重沓矣。小說類之石林燕語、避暑錄話均葉夢得撰，而一漏於前，一編於後，亦爲失於照管。」確能指陳缺失。不過書錄解題是輯自永樂大典的，這些地方，是原本如此，還是輾轉鈔成的，就不得而知了。

丁、文 學

清厲鶚宋詩紀事，收了振孫一首詩：

「平生聞說張三影，十詠誰知有乃翁，逢世升平百年久，與齡耆艾一家同。名賢敍述文章好，勝事流傳繪素工。暇想盛時生恨晚，恍如身在畫圖中。」

這是從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五張氏十咏圖條所引陳振孫跋文錄出的，可能是他僅存的一首詩了。振孫還傳下幾篇序跋，和書錄解題都是敍事或考訂的文字，質樸古雅。解題中品詩論文的文字很多，分述於後：

子、散文

振孫對歷代文章能從比較中而細加分別，卷十四類書類倪思遷史刪改古書異辭條：

「以遷史多易經語，更簡嚴爲平易，體當然也。然易辭而失其義，書事而與經異者多，不可以無考，故爲是編。經之外與他書異者，亦並載焉。」

又班馬異辭條：

「以班史仍史記之舊而多刪改，大抵務趨簡嚴，然或刪其事實，或改而失其本意。因其異則可以知其筆力之優劣，而又知作史述史之法矣。」

對於史記更易羣經的說法，很中肯要；至於評漢書刪改史記，便有可議：說漢書務趨「簡嚴」，正是前條說「經語」用的，好像漢書又回復到先秦經典文字似的，這是不符事實的。筆者曾取漢書採用史記的二十多篇，逐字加以比較，大抵漢書對於虛字，每加簡省。又史記很少用代名詞，所以紀傳中常見姓名或稱謂反覆出現（不過司馬遷有他的一套行文方法，不會令人感到繁複）。漢書每用代名詞，或是將主詞承前省略。其他也還有些用字比史記簡省的地方，不過說不上比起史記就「簡嚴」多少。至於刪其事實的地方，不能說沒有，也並不多。而史記對重要的史實有遺漏的，漢書中每加記載。詳細情形，可以參看清趙翼廿二史劄記。

說到從漢書刪改史記「可知作史述史之法」，則因爲兩書小異而大同，不易領悟出來。不如利用通鑑和正史比較，更有功效。「因其異可以知其筆力之優劣」，則是真的，祇是常人不易達到這一境界。

論到後代文體流變，如卷十七別集類中，汪藻浮溪集條：

「四六偶儻之文，起於齊梁隋唐之世，表章詔誥多用之，然令狐楚、李商隱之流，號爲能者，殊不工也。本朝楊、劉諸名公，獨未變唐體；至歐、蘇始以博學富文，爲大篇長句，敍事達意，無艱難牽強之態；而王荊公尤深厚爾雅，儻語之工，昔所未能。紹聖後置詞科，習者益衆，格律精嚴，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

同卷柳開柳仲塗集條：

「本朝爲古文自開始，然其體艱澀，爲人恍慨，喜功名急義，史亦稱其傲狠強復之。」

卷十一小說家類唐裴鉶傳奇條：

「尹師魯初見范文正岳陽樓記曰：傳奇體爾。然文體隨時，要之，理勝爲貴。文正豈可與傳奇同日語哉，蓋一時戲笑之談耳。」

在經史子三部各類，也有些論文的地方，今就用文辭來辨定書的真偽和時代的各條，分述於下：卷一易類子夏易傳條：

「其文辭淺俚，非古人語。」

又新注周易條：

「歐陽公序文淺俚，決非公作。」

卷二書類汲冢周書條：

「文體與古書不類，似戰國後人依倣爲之者。」

卷九道家類關尹子條：

「首載劉向校定序，不類向文。」

卷十雜家類葉適習學記言條：

「自六經諸史子以及文鑑，皆有論說。大抵務爲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刻削精工，而義理未得爲純明正大也。自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隨其淺深，咸有遺論，無得免者，而獨於近世所傳子華子，篤信推崇之，以爲真與孔子同時，可與六經並考，而不悟其爲僞也。且既曰其書甚古，而文與今人相近，則亦知之矣。」

卷十一小說家類清異錄條：

「稱陶穀撰。其爲書殆似雲仙散錄，而語不類國初人，蓋假託也。」

卷十二神仙類劉向列仙傳條：

「每傳有贊，似非向本書，西漢人文章不爾也。」

卷十二兵書類六韜條：

「其辭鄙俚，世俗依託也。」

上面這些論斷，看似平易，然非得瞭然於歷代和各家的文章風格，不能道出。

振孫很推崇朱熹的學術和歐陽修的文章，然在論文方面，便不苟同。

卷十六別集類上校定韓昌黎集條：

朱熹校定，外集用方「崧卿」本益大顯三書。愚案方氏用力於此集勤矣，外集刪削甚嚴，而存此書，蓋由歐陽公跋語之故。不知歐陽公自以易大傳之名與己意合，從而實之，此自通人之一蔽。東坡固嘗深辨之，然其謬妄三尺童子所共識，不待坡公也。今朱公決以爲韓筆無疑。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乃爾，殆不可解。（節錄）其論新五代史的文字，已見前史學部分。

爲文最忌晦澀，可以唐樊宗師集做代表。卷十六別集類上樊宗師集、絳守園池記注條：

「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韓文公爲墓志，稱魁紀公三十卷、樊子三十卷，詩文千餘篇，今所存纔數篇耳，讀之殆不可句。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爲文而晦澀若此，其湮沒弗傳也宜哉。」

就是對科舉場屋之文，振孫也有評論，當然他很留心當時考政的弊病，也是他注意這類文字的原因之一。卷十五總集類擢犀策、擢象策條：

「大抵科舉場屋之文，每降愈下，後生亦不復識前輩之舊作，姑存之以觀世變。」

丑、詩詞

振孫評詩和論詩的流變，也多有精到的地方。卷十九詩集類上唐杜審言杜必簡集條：

「唐初沈宋以來，律詩始盛行，然未以平仄失眼爲忌。審言詩雖不多，句律極嚴，無一失粘者。甫之家傳，有自來矣。然遂欲衙官屈宋，則不可也。」

卷十六別集類上唐王維王右丞集條：

維詩清逸，追逼陶謝。集中又有與「裴」廸書，余每讀之，使人有飄然獨往之興。廸詩亦佳，然他無聞於世，蓋亦高人

也。（節錄）

卷十九詩集類上陳陰鏗集條：

「杜子美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考之，未見鏗之所以似太白者。太白固未易似也。予美云爾，殆必有說。」

又唐韋應物韋蘇州集條：

「詩自沈宋以後，日益靡漫，鏤章刻句，揣合浮切。雖音韻諧婉，屬對麗密，而閑雅平淡之氣不存矣。獨應物之詩馳驟建安以還，得其風格云。」

又唐盧仝集條：

「其詩古怪，而女兒集小婦吟，有所思諸篇，輒嫋媚艷冶。」

又唐柳宗元集條：

「子厚詩在唐與王摩詰、韋應物相上下，頗有陶謝風氣。古律絕句總一百四十五篇，在全集中不便於觀覽，因鈔出別行。」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他對詩的愛好了。論詩很不容易，一時毀譽，不足為憑，尤其從有詩派以後。梅堯臣宛陵集條：

「聖俞為詩古澹深遠，有盛名於一時，近時少有喜者，或加毀譽，惟陸務觀重之，此可為知者道也。自世競宗江西，已看不入眼，況晚唐卑格方錮之時乎。杜少陵猶有竊議妄論者，其於宛陵何有。」

詩派的說法，他不以為然。卷二十二文史類唐張為唐詩主客圖條：

「所謂主者，白居易、孟雲卿、李益、鮑溶、孟郊、武元衡，各有標目，餘有升堂、及門、入室之殊，皆所謂客也。近世詩派之說，殆出于此，要皆有未然者。」

卷十五總集類江西詩派條：

「自黃山谷而下三十五家，又曾紘、曾思父子詩，詳見詩集類。詩派之說，本出於呂居仁，前輩多有異論，觀者當自得之。」

對選編詩總集，要能嚴加去取，不遺不濫。卷十五總集類曾慥本朝百家詩選條：

「議鑒不高，去取無法，爲小傳略無義類，議論亦凡鄙，陸放翁以比中興閒氣集，謂相甲乙，非虛語也。」

又柯夢得唐絕句選條：

「去取甚嚴，然人之好惡亦各隨所見耳。」

有些大詩人不一定能文。如卷十六別集類上齊謝朓謝宣城集條：

「下五卷皆當時應用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

又唐杜甫杜工部集條：

「世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韵者幾不可讀。然開天以前文體，大略皆如此。若三大禮賦，辭氣壯偉，又非唐初餘子所能及也。」

能文的人也有不能工詩的。卷十六別集類上唐李翹李文公集條：

「集中無詩，獨有戲贈一篇，拙甚，決非其作也。然韓集遠遊聯句有習之一聯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亦殊不工，他無一語。意者於詩非所長而不作耶？習之爲文源委於退之，可謂得其傳矣，但才氣不能及耳。」

論詩文之外，對作者的品格，每有嚴正的批評，很得到孟子論讀詩文的意旨。卷十六別集類上沈佺期集條：

「自沈約以來，始以音韵對偶爲詩，至之間、佺期，益加靡麗，學者宗之，號爲沈宋，唐律蓋本於此。二人者皆以諂附二張進，景龍中俱爲修文館學士。佺期回波詞有所謂齒錄牙誚者，其爲人可知。之間尤反覆無行，卒以罪死。」

又唐權德輿權丞相集條：

「德輿父臯以不汙祿山，見卓行傳。其子璵爲中書舍人，劾李訓傾覆，亦能世其家。性寬和有大體，文亦純雅宏贍，三世名迹，可謂德門矣。」

後代提要、文學史、文學批評之類，對作者也會加以介紹，不過都是關於里年、仕履、師承、著作之類，而很少能像振孫這樣用力於評論人品行為的。

還有一點可以看出他對作者生平的重視，便是在卷十六別集類上，有陶靖節年譜、韓文公志和白集年譜；卷十七別集類中，有三蘇年表。這四部書都是傳記，可是他却放到集部了，解題不乏裁篇別出的例子，這幾部書不是分類上的錯誤，而是振孫爲了讀書時利用方便起見，有意編在各人的集子後的。所以不論是集中有這些傳記，或是單獨成書的，都入集部。可以想見他

平時讀詩文時是常常參考作者的傳記資料了，尤其是有作品繫年的年譜。

他對詩文集所費的心血，是很值得稱道的，隨時注意增補缺逸。如卷十九詩集類上唐秦系秦隱君集條：

「嘗於宋次道寶刻叢編得其逸詩二首，書冊末。」

又唐武元衡集條：

「以石林葉氏本校，益以六首及李吉甫唱酬六首。」

卷十四類書類藝文類聚條：

「其所載詩文賦頌之屬，多今世所無之文集。」

卷帙太大的，先存其目。卷十五總集類集選目錄條：

「莆田李氏有此書，凡一百卷，力不暇傳，姑存其目。」

這是一個好方法，詩文選本，有了篇目，可以看出取捨情形，需要時，也可據篇目從其他總集、別集裡找出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對卷帙不多的詩文集傳錄之勤了。

他還討論到注詩的不易。卷二十詩集類下注東坡集條：

「陸放翁爲作序，頗言注之難，蓋其一時事實，既非親見，又無故老傳聞，有不能盡知者。噫！豈獨坡詩也哉，注杜詩者非不多，往往穿鑿傳會，皆臆決之過也。」

於各家詞集，也間有評論：如卷二十一歌詩類柳永樂章集條：

「其詞格固不高，而音律諧婉，語意妥帖，承平氣象，形容曲盡，尤工於羈旅行役。若其人則不足道也。」

又晏幾道小山集條：

「其詞在諸名勝中，獨可追逼花間，高處或過之。其爲人雖縱弛不羈，而不求苟進，尙氣磊落，未可貶也。」又周邦彥清真集條：

「多用唐人詩語，櫟括入律，渾然天成。長調尤善鋪敍，富艷精工，詞人之甲乙也。」

四、陳振孫的思想

陳振孫生於南宋末葉，目睹時艱，而不屑於和世俗爭虛有的名利，又因他富於收藏而勤於讀書，浸潤於古聖先賢之道。篤實踐履，質樸無華，從上文所述他對學術方面的見解可以看出。

上文已說過，振孫是一醇儒，所以他很注重忠孝節義。卷十六別集類中尹師魯集條：

「尹洙撰。其文簡而有法，以剛直忤時，卒以貶死。死時精明不亂，有過人者。」

又節孝集條：

「徐積撰。積治平四年進士，以耳聧不能仕，其事母極孝，行義純篤，古所謂卓行也。……政和中賜謚節孝處士。」

卷七傳記類游師雄元祐分疆錄條。

「元祐初議棄西邊，四塞執政召師雄問之。對曰：先帝棄之可也，主上棄之則不可。且示弱夷狄，反益邊患。爭之甚力，不聽，卒棄之。……夏人以事出望外，萌侵侮之心，連年犯順，皆如師雄所料。……是歲師雄被命行邊，請以便宜行事。……遂破洮州，擒鬼章以獻，其功偉矣。元祐諸老，固欲休兵息民。師雄言旣不行，功復不賞。殆專以反覆豐失於偏滯，終成紹述之禍，亦有以也。」

所以他排斥異端。認爲墨家是孟子所說的邪說詖行（注九）。韓愈在「讀墨」一章中說「孔墨相爲用。」他很不滿意。其實墨家的「兼愛」和儒家的「博愛」，在精神上可說並無二致，祇是墨家愛無差等，不近人情；儒家由近及遠，容易爲人接受。所以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這種高度捨己救世的精神，少有人能够承受下去。

王弼倡導魏晉人談玄成風，范寧說是「罪深於桀紂」，他很以爲然（注十）。唐代的女冠魚玄機，因妒殺女婢。他認爲「婦

女從釋入道，有司不禁，亂禮法，敗風俗之尤者。」（注十二）他痛斥道人白玉蟾說：「何可使及吾門！」（注十二）顏氏家訓中因為涉及佛理，所以他認為前人分到儒家類是不對的，祇應入於雜家。他對道家的學說，有時也能寬容。如卷九道家類老子新解條：

「東坡跋曰：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

又老子解條：

「其說曰：孔子稱：竊比於我老彭，孟子闡揚墨而不及老氏。老氏之書，孔孟所不廢也。」

偽書通考引書錄解題關尹子條：

「文詞峻潔，闡揚道意，深得二氏肯綮。非冥契玄解者，不能作也。謂爲關令書，則不可必爾。」聚珍本則沒有這一段。

雖是引用成說，然未加按語批駁，應有相當程度的認可了。

他既是得淵源於伊洛，所以便反對陸九淵和王安石，卷九儒家類慈湖遺書條：

「慈湖之學，專主乎『心之精神是謂聖』一語，其誨人惟欲發明本心而有所覺。其稱學者之覺，亦頗輕於印可。蓋其用功偏於上達，受人之欺而不疑。竊嘗謂誠明一理，焉有誠而不明者乎？當淳熙中，象山陸九淵之學盛行於江西，朱侍講不然之。朱公於前輩不肯張無垢，於同流不肯陸象山，爲其本原未純故也。象山之後，一傳而慈湖，遂如此。甚矣！道之不明，賢者之過也。」

卷九儒家類鹽鐵論條：

「其言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権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嗚呼！世之小人，何嘗無才。以熙寧日錄言之，安石之辯，雖曰儒者，其實桑大夫之流也。霍光號知時務，與民更始。而鹽鐵之議乃尊先朝首事之至，與諸儒論議，反覆不厭。或是或非，一切付之公論；而或行或否，未嘗容心焉。以不學無術之人，而暗合乎孟莊子父臣父政之義。曾謂元祐諸賢，而慮不及此乎。」

憂國憂時，希望當政的人能爭是非而不爭一己的利害，把國家治理好，迫切的心情，躍然紙上了。

五、結語

振孫「靜而不競，簡而不華，可謂端慤。」（注十三）「研精經術，有古典型。」（注十四）「其文秋濤瑞錦，其姿古柏寒松。」（注十五）當由於既富於藏書，又勤於校讀。浸潤既深，表現在德業、政事、文章上，都能有成就。

他在學術上，反對鄭玄、王弼、杜預、宋衷等改易古書次第。就讀書時方便來說：合彖象文言於經，分左氏傳於經（其實何休公羊傳解詁還在先），都是順理成章的事。當然最好的辦法，是分傳於經的本子，讓一般人讀，由他通行。另外保存若干古本，不加改易，好供專門研究。而即使從事專門研究，一定非依據經傳，或是經注分開的本子不可，這種情形太少了。所以一旦有了經傳或是經注合一的本子出現，大家貪圖方便，不肯再用古本，省得翻來翻去，這恐怕不是鄭玄等始料所及的。不過宋人很喜歡疑經、改經，相習成風，而能有這麼一位篤守古本的學者，實是難能可貴的。因為一改動總不免有些失真，再想還原，就不容易了。至於說分傳於經，就會穿鑿傳會，使經旨破碎。倒不致嚴重到這樣程度。宋代以來幾百年間，都是利用這些分傳於經的改本，還是出現不少能融會經義而不穿鑿的學者。相反的，漢魏時代的經籍，多存原本，未加改易，也不免有些經師失於穿鑿，足見這不是關鍵所在，而和各人治學的方法和態度有關。

至於論人處事，他是很嚴正的，有時不免有些失之太過。有幾分像鄭樵（注十六），不過他對鄭樵也常說是「迂僻」（注十七），「師心自是，不知而作。」（注十八）而少加許可。

在南宋末葉，士方蔑古，人不悅學的時代，振孫卓然自守，不隨俗浮沉，雖有小疵，大體上說，不失為一醇儒了。

附注

- 一、刊大公報文史周刊第六期，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 二、朱彝尊經義考引用序跋題識，便多刪除年月，四庫全書總目歸咎於小吏鈔胥，筆者認為可能是朱氏的意思。
- 三、傳略多據陳樂素的直齋書錄解題作者陳振孫，而略加訂補。
- 四、解題卷十六別集類蔡忠惠集、石湖集條。
- 五、解題卷八地理類天台山記條。
- 六、解題卷十六雜藝類煎茶水記條。
- 七、劉克莊後村居士大全集卷七五贈光祿大夫制。
- 八、廣文書局書目續編的郡齋讀書志卷首，又收入書目續編敍錄。
- 九、解題卷十墨家類墨子條。
- 十、解題卷一易類王弼注周易條。
- 十一、解題卷十九詩集類上魚玄機集條。
- 十二、解題卷十二神仙類羣仙珠玉集條。
- 十三、洪咨夔平齋文集卷十八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制。
- 十四、徐元杰梅埜集卷七除國子司業制。
- 十五、劉克莊後村居士大全集卷七十五贈光祿大夫制。
- 十六、參考鄭奮臘著鄭樵的目錄校讎學。
- 十七、解題卷三春秋類夾漈春秋傳條。
- 十八、解題卷二詩類詩傳條。